



元宵圆,重庆韵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武玉强

汤圆的圆 甜糯里的团圆之心

元宵之夜,最先抵达味蕾的,自然是一碗热气氤氲的汤圆。汤圆的渊源可追溯至宋代,彼时称“浮元子”,取“元宵浮圆,福圆满满”之意。汤圆圆圆的外形,是一种最直观、最温暖的象征,包裹着岁月的甜香与亲情的浓度。

制作汤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爱的流动:选米、浸米、磨浆、滤干,得洁白糯米粉;再经过和面、揉团、包馅、封口,每一次掌心的轻揉,都带着亲情的温度,是对团圆的细细打磨。每一步都需匀力用心,方能让它呈现出完美的圆形在沸水中翻滚起伏。芝麻的浓香、豆沙的绵密、鲜肉的醇厚……每一颗不同馅料汤圆的背后,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当汤圆滑入喉间,软糯在舌尖化开,冬寒被温柔瞬间驱散,心底泛起一圈圈亲情的涟漪。每一口汤圆的香甜,都是一种寄托、一份祈愿。汤圆的圆,是形的圆满,更是心的归处——无论天涯海角,家人的心总是紧紧相连。

灯笼的圆 灯火里的希望之光

元宵夜,红灯笼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重庆,灯笼的形态与布置因地制宜,各有风情:弹子石广场的灯笼如繁花织锦,映得江岸流光溢彩;解放碑的红色宫灯端庄雍容,似诉说都市繁华;朝天门广场的灯笼巍然雄壮,与两江浩荡气势相得益彰;磁器口古镇的灯笼古香氤氲,将石板巷的岁月温润点亮;十八梯的灯笼婉约清新,像低吟浅唱的山城故事……

灯笼之圆,是光的轮廓,也是心愿的形状。夜幕降临,万千红灯笼次第亮起,如星河倾落人间,人们聚于灯下,赏灯、猜谜、笑语相随——那份围合的形意,与马年所倡

导的合力向前不谋而合。元宵节的红灯笼,不只是节日的装饰,更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那一盏盏圆灯,像跃动的心火,也像城市不灭的希望——新岁启程,红火常在,万事可期。

火锅的圆 阴阳相济的圆融之道

如果说汤圆与灯笼是静美的团圆象征,重庆的鸳鸯火锅则以动感的圆演绎着另一种圆满——阴阳调和、共生并济。

红汤翻滚,辣椒与花椒如烈焰奔腾,象征人生的热烈与挑战;白汤澄澈,药材与骨汤温润滋养,寓意内心的平和与沉淀。二者同置一锅,界限分明又气息交融,正如《道德经》所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种对立中的和谐不仅是一种烹饪智慧,更是生活哲理的映照——唯有在差异中觅得和谐,在多样中实现共生,才能品味到真正的圆满。

火锅的圆,亦是重庆城市精神的隐喻——这里既有山城人的豪迈奔放,也有山城巷陌的柔情含蓄;既能守护巴渝文脉的厚重,也能拥抱时代潮流的鲜活。这种包容精神就如同鸳鸯火锅中的红白锅底,互相成就,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一如红白汤底彼此成就,城市的多元力量在包容中焕发新生,这便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真意。

重庆的圆 时代奔涌中的发展之圆

元宵的“圆”在重庆不止于食物与灯彩,更镌刻于山川与城市的格局之中。朝天门,两江交汇,长江浩荡,嘉陵江清澈,清浊回旋,如天地挥毫画出一枚巨大的圆环。它让人想起鸳鸯火锅的红白相

映,也像极了马年寓意中的动静相宜——既有骏马奔腾的豪迈,也有稳步前行的定力;既敢闯激流险滩,也能守烟火日常。这份圆融深植于重庆的地理与人文:山水环抱成势,历史与现代交织成韵。城市精神“坚韧、忠勇、开放、争先”如同圆心之力,牵引着多元文化在变与不变间找到平衡。

元宵之圆,是汤圆里的团聚,是灯火中的希望,是火锅里的和合,是城市发展的圆融,更是心的归属。丙午马年,这份“圆”更被赋予了向前的力量——圆,不是停驻,而是奔赴;满,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一城灯月满山河,四圆辉映启新程。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建设浪潮中,以包容与智慧之“圆”,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朝天门广场的灯笼

正月十五大如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牟方根

照亮祖先回家团聚的路。那时,我还不完全懂得什么叫血脉传承,也不懂得什么叫生离死别,只是紧跟着,看父母捧出珍藏的红蜡烛,一支接一支地点亮。橘红的烛光辉映在父母和善的脸上,也映照在斑驳的墙体上。我恍惚觉得,那摇曳的烛光里,藏着乡村最温情的念想——那是生者对先辈的牵念,是今人对来路的回望。

晚上的“团圆饭”,十分隆重。其一,是物质层面的隆重,饭菜要丰盛。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腊肉香肠,切得厚厚的,摆上满满一盘;年前炸的酥肉、囤的副食等,也得悉数端上桌。其二,是仪式层面的隆重,人必须聚齐。全家老小,在外打工的、上学读书的,正月十五这顿晚饭,一定得赶回来,原则上一个都不能少。按世代相传的话说,“圆席”——人圆了,席才能圆。其三,是象征层面的隆重,一定要有汤圆。母亲说,不为别的,就为讨“团团圆圆”的口彩。过完元宵夜,该出门的就要出门了,该忙活的就要忙活了。这一碗圆不溜秋的汤圆,是把一家人的心紧紧地黏在一起。不论走多远,都扯不断这“汤”里的绵长情谊,更忘不了这“圆”里的阖家温暖。

还有一个特别的讲究,就是“破碗莫用,碎物莫留”。依稀记得儿时,某年的元宵夜,厨房里飘溢的佳肴美味与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交织出和美的节日交响。

我自告奋勇帮母亲端菜,却在转身时不小心将一个陶瓷碗碰落在地。随着“啪”的一声脆响,瓷片碎裂。母亲疾步走来,先是查看我是否被划伤。发现我只是受惊,身体无恙,母亲蹲下身,一边用温厚而慈祥的声音念叨“碎碎(岁岁)平安”,一边用一张红纸把瓷片包好。然后,扔到屋外的垃圾桶里。

发现家里的厨具、餐具,有了裂纹或缺口,也得赶紧换新的。民间说法是,正月十五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最看重的便是“圆”字——天上月圆,人间团圆,万事万物都该是圆圆满满的模样。若还留着那些残缺破损之物,便像是生生添了一道缝隙,愧对“月圆”,也有损于“人圆”。如今想来,这老规矩里藏着,何尝不是庄稼人对“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圆”最朴素的敬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日子,就该这样干干净净地、圆满无缺地开始。

元宵夜的重头戏是“闹花灯”。那花灯有乡村匠人用竹篾编织的兔子灯、鲤鱼灯,憨态可掬;有集市上买的彩纸折叠灯,里面点着一小截红烛,光影摇曳。那年代,我和一群小伙伴,三五成群,提着花灯,走家串户,在村落间穿梭嬉游,欢乐无比。灯光映着一张张兴奋的小脸,欢声笑语在青石板铺就的阡陌小道上跌跌撞撞地奔跑,惊起了墙角跟打盹的看家狗,惹来几声亲昵的吠叫,又很快被孩子们更响亮的喧闹声淹没。

村中心的平坝上,灯火通明,大人们

早已摆开阵势。伴随着锣鼓打鼓的急促节拍,一条长长的“板凳龙”在夜色中猛然腾空而起。几十个精壮汉子撸起袖子,甩开膀子,以木板板凳为道具,通过串联组合成龙形,娴熟地表演“龙抬头”“龙翻身”“龙摆尾”“龙抱柱”“龙戏珠”“龙飞天”“龙入海”等高难度动作,仿佛真的有一条龙从神话里挣脱出来,在人间烟火里游弋。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那气势,仿佛要把积蓄了一整个春节的欢腾,都在这一夜尽情释放。

到了正月十六,在渝东北乡亲们的习俗上,年就“上坡”了。于是,人们抖落身上的年味,收起那份属于春节的闲适,扛起锄头,走向田间,把目光再次聚焦到苏醒的土地,又开启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的奔赴忙碌……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唐代诗人苏味道寥寥数语勾勒出了一幅灯月交辉、人潮涌动元宵节的盛世画卷。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圆”不仅是对形状的描述,更是团圆、圆满、和谐的象征。

今逢丙午马年,元宵的“圆”更显饱满与奔跃——它不仅天上那轮皓月里,也在人间烟火中:盛于汤圆的甜糯,亮于灯笼的红火,沸于火锅的阴阳,更深嵌于重庆这座两江交汇山水之城的脉动里。马年寓意“奔腾向前、一马当先”,而“圆”则寓意团圆、圆满、和谐,两相辉映,便有了这城、这节、这味里独有的圆语。



我所在的渝东北乡村,流传着“正月十五大如年,过了元宵年就完”的俗语。在乡亲们朴素的时序观里,春节的热闹一路绵延至元宵灯火燃尽,这一年的喜庆才算圆满落幕。而且,在正月十五这天,还保留着一些看似是老规矩、老形式的传统习俗。它们不但让“正月十五大如年”有着具象的模样,更让人们“过了元宵年就完”有着美好的期盼。

儿时,随父母生活在乡下。在我的记忆中,“正月十五大如年”的年味,是从清晨那一缕阳光开始的。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便像约好了似的,把门窗都打开,让晨光和新鲜空气毫无遮挡地涌进屋里。父亲告诉我,这叫“迎祥纳福”——把旧岁的晦气都放出去,把新年的福气都迎进来。这说法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及旧时局限,却承载着世俗对生活的热望与希冀。

日暮黄昏,人们还在自家院坝中央、堂屋大门口,甚至猪圈、牛栏的栅栏旁,庄重地点燃一支支红蜡烛。那烛光一抹接一抹地在暮霭中颤颤地绽开,很快就连成了一片暖融融的光海,把整个村庄都照亮开来。俗称“亮灯”。灯要一直亮到次日零时,寓意新的一年前途一片光明,亦能

